



放牛記

小牛

「今個我可得正式當個放牛的孩子啦！」我心裏盤算著：「阿財他們定打算捉弄我。嘿！神氣什麼，只不過比我多放了十幾天的牛就自以為多老練，放牛這檔事容易得很，沒什麼困難，他們想捉弄我可沒那麼簡單。」

家裏的牛本來是哥哥放的，我管鴨子，每天只得趕牠們到屋後那水塘戲水，記得餵食，注意看管免得被人摸走了，這村子裏有幾個無賴常幹這種事，他們又凶又狠，村子的人都不敢招惹，地方官也很少管事，定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上個月，哥到城裏當學徒去了，放牛的事就換我來做，阿財他們也和我一樣，只不過他們的哥早幾天走罷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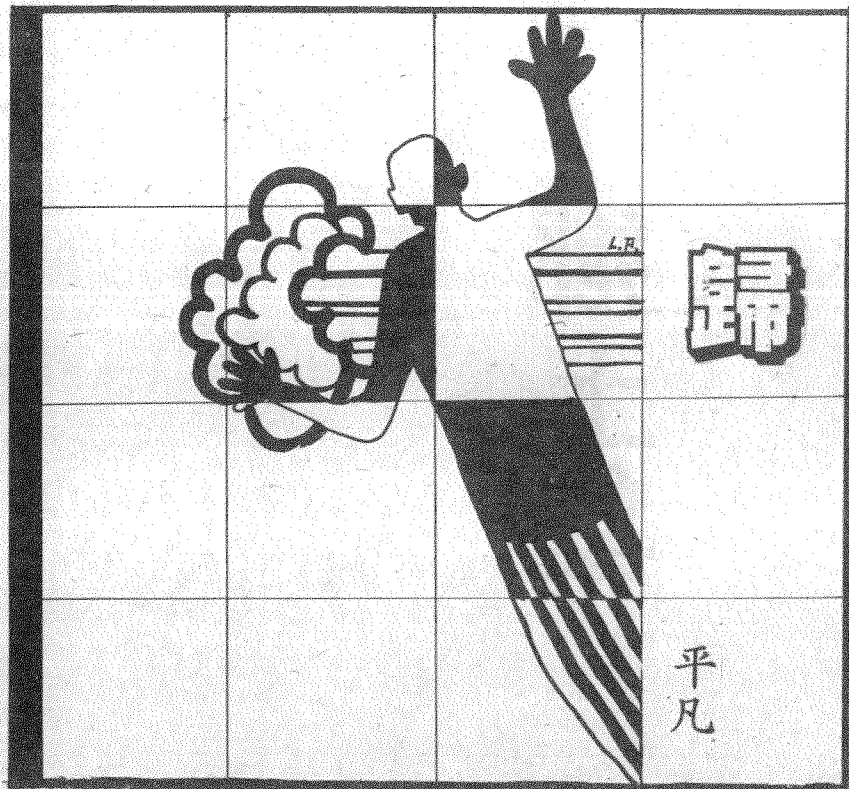
我牽了牛逕往葫蘆溪去，這條河到村邊時遇個大石，便分了二道，河身就寬了幾許，看來倒像個葫蘆，村人便如此稱之。遠遠地我望見二呆及大牛拴好了牛，在溪裏打水仗，我急急想奔跑過去與他們一塊玩，可是那牛的慢性子被我一急，她不甘的叫了幾聲，我只好耐著性子慢慢地走；拴好牛。正想下去玩水，阿財卻從河上那座橋上喊了起來：「阿誠哪！別把牛拴在那棵樹。」他慢慢走過來。「這可是我的地盤哦！把牛換個地方。」

「我可不依你，這樹又沒有刻你王阿財的大名，地上也沒寫你的名，怎麼說是你的地盤。」

阿財一臉油滑像，說：「這是規矩，由不得你！」我握緊拳頭，真想揍他幾拳。

阿財看了看我，說：「別想打架，這麼一個小個子也想揍人，可別被揍得鼻青臉腫，回去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向你娘哭訴，我可不吃這一套哦！學乖點，從了我，把牛牽開吧！」我舉起拳頭，正要揮過去，但我心想：「打起來我一定吃虧，哼！先不跟你鬥，我想個法兒對付你，今兒一定要好好整你一頓才甘心。」於是，我把牛牽到別處。嘿！對！這樣才對。」我狠狠瞪他一眼，阿財卻仍是一付狡辯。

我拴了牛就坐在樹下苦思，阿財見我如此，幾次過來對我說：「喂！小子別氣別氣！牛在這兒還不是一樣好好的，幹嘛生氣，頭一次放牛就不愉快，何必呢？回頭你娘說我欺負你，那可冤枉囉！這是我們放牛



他沿着小鎮的街道慢慢的踱著，擁擠的人群不斷衝擊著他，在晃晃的燈海中，猛然一聲「阿財伯！」他驚覺的抬起頭來，隔鄰阿隆的小兒子進發笑吟吟的站在面前，超過耳根的頭髮狂妄的飛出去，再也收不回來，敞開的領口一根根脈絡清晰的肋骨，筆挺的褲子，得意的朝他說：「我要去找阿春逛街。」不等他回答，連跑帶跳的走了。

他和阿隆扛著鋤頭一起去田裏，清晨的空氣好新鮮，雲層後微顯出萬道隱約的金光。望著那綠油油的一片稻田，喜悅而滿足的笑著，那感覺竟是不能說的，正午日頭毒辣的照着，汗淋漓的滴著，滴在他心愛的土地上，一滴滴像下雨，大地無聲無息的吸收著。

他握著病床上阿隆乾枯的手，窗外南台灣的艷陽，明朗朗，熱騰騰，無盡的灑下來，院裏，蜜蜂、蜻蜓喧鬧的飛舞著，雞群咯咯的嘎嘎著，進發穿著開襠褲坐在地上和雞搶米粒，而阿宏坐在連霧枝上的秋千上，用腳去夾樹葉，盪得老高。伊和阿隆的女人用腳踩著清洗的衣服，水聲嘩嘩的響著。

慢慢的走著，望著天上密密實實的星星，一條帶子直延伸到城門外。胸口一熱，彷彿伊又偎在自己身旁，靜靜的陪他走夜路，二個人就那麼走著，四周一片漆黑，只有山間幾點暈黃的燈光透出來。車子呼嘯而過，一輛輛竟是不停的，省公路上的喇叭聲無眠無日的響，帶來了大批的遊客也帶走了一個個少年仔，阿宏的哥哥姐姐不是也喜孜孜的去嗎？一上好幾年沒消息，只是來了幾封信跟伊討錢，伊還瞞著他偷寄去。後來他知道了，嘴上淡淡的不說，心裏卻直唸著，拿了錢，就更不要回來了。如今若不是伊先去了，他也不會這般無伴了。到了鎮公所前面，老榕樹在微風中閃動著枝葉，榕鬚糾結著垂下來。他覺得自己好似那榕鬚的結般纏繞著，繞得理不清了。像地上虬曲盤錯的根，深入泥土，緊緊的，一生一世都不放。

進了家門，阿宏全家都在看電視，見他進來，「阿爸！」「阿公！」餘音很快的消逝在空中，眼睛又盯著鳳飛飛了。哎！累了，乏了，坐在廳旁的搖椅上，走了這麼久的路，也該休息了。窗外的檳榔，椰子搖曳著，夜來香的香氣濃濃的飄散，伊原就最愛這些的，夜風微微吹進來，寒了也晒了。「阿陽！阿石！我們去睡覺。」這二個孩子頭也沒抬，齊聲道：「我們還要看電視。」他們小時候最喜歡爬到膝頭粘著他抱。二個小小人，他走到哪，就跟到哪。如今，他已抱不動他們了。自己去睡吧！今天的樓梯怎麼望也望不到，走走走不完，一層又一層……